



柳明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 南國女性

# 南国女性

柳明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南国女性 NANGUONUXING**

**柳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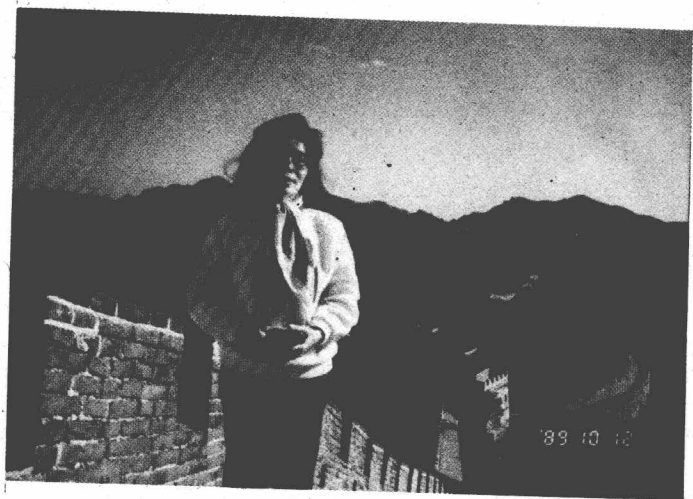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王我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41000字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2000册 定价：5.00元



作者像

## 女性磨难的纪实与沉想

### ——纪实文学《南国女性》序

谢望新

当那些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种种生态失衡的现象时，唯独遗忘了爱情、婚姻、家庭这个人类繁衍的母题。而早于1984年，广东女作家柳明就以女权利益坚定而满怀激情的捍卫者形象，为女性命运痛苦、迟缓地趋向文明的演变，写下了一篇篇纪实的文字。

柳明在初步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文学价值取向时，我曾和她有过一次对话。我十分肯定地对她说：您的文学位置就在这里。您的文学优势也就在这里。因为您有过一段独特的离异经历和体验，您作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以反映婚姻、家庭为题目的《家庭》杂志的主要编辑（现任副总编辑），拥有这方天地别人无可替代的信息媒介和辐射力，更主要的，您具有女性强者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坚定不移的目标感和可观的才情，完全可以胜任女权利益领潮流的角色。

新时期以来，我一直关注着女性作家与女性文学从孕育、发轫、拓展及运行途中某种异变的历程。由此，也形成了关于女性解放与女权利益的一些基本观念。我并非想借助柳明的作品加以印证。但扬帆于柳明作品之中的种种理性意

识，却与我有许多共识。

女性的命运及其解放，与整个社会的革命相一致，在现阶段，也就是与现代文明的程度与思想解放的尺度相适应的。

柳明站在纯粹女性的立场，肯定女人作为女人的天性、性别差异的独立存在，同时又以对女性自身一种极其复杂交错的心境，声泪俱下地叙述了一个个催人断肠的悲惨故事，为女性的艰难解放，唤起公众与社会的舆论支持。

当然，柳明决不是悲怆的失落主义者。她更注重现代文明成份的渗入、融合，通过增强女性自身对传统依附与懦弱心理的反叛，独立的人格、尊严与价值的建立，来削弱、缩短蜕变过程中残酷的非人的折磨与血腥的践踏。

文明的实现，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柳明认识的深刻性与睿智性。文明又必将战胜愚昧与专横的挑战，也是当今不可抗拒的历史性的、世界性的潮流。这是柳明的远见与不可动摇的对未来的信念。

随着“四人帮”暴虐统治的土崩瓦解，现代民主与现代法制的意识、观念与行为方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悄悄地或急剧地影响和改变着生活的一切旧有的规范。

性爱、婚姻与家庭这个包含着最广泛最丰富的人性的母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与爱、情爱的内核合为一体。而一切与爱、情爱分离的性爱、婚姻、家庭的裂变或突变，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的这种裂变或突变，是将包括生命都作为代价积蓄之后的爆发，是毫无理性毫无人道的不堪负载之后的觉醒，是人性观与伦理道德观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进

步。

（《同人杂志》）”。

据此，柳明的报告文学表现出毫不避忌的强烈的劝进意识，希望看到女性在把握自身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急切的历史主动性与进取精神。

柳明以自己离异的事实“现身说法”（《一个女人给一个女人的信》），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女性敢于藐视世俗的勇气。而披露的“事实”本身，更具有女性思想解放者的超前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当时尚未出现“第三者”这个名词，但作为一种不易分辨真伪的社会现象则早已出现了。柳明对介入自己家庭生活的那个“第三者”，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豁达、宽容，主动撤出婚姻死亡线。果不期然地“找到真正的我”，“着意塑造一个我所追求的真正的我”，以获得“坚实的、有价值的人生”。并以此导引那些挣扎在爱情、婚姻、家庭困境中犹疑不决或麻木不仁的女子。

柳明完全有资格进行这种文明的、自我拯救意识的灌输。

至于对那些顽强地维护不幸婚姻作为对丈夫的惩处与报复（实则也是最残酷地惩处和报复了自己的精神与肉体）的女性，柳明则表示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愤激与怜悯之情（《外切圆》）。

同时，她对中年寡妇的再婚，又有着一种超常的热情。对于主要来自子女方面野蛮、落后意识的阻挠给予毫不留情的谴责，对于中年寡妇为获得新爱和新的联姻作出的种种努力高度评价和赞赏。因为内心太多的同情，以至发出诘难：“我们这个善于造舆论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过分沉默

了。”（《别有一难在人间》）

为了证实文明的人性观与伦理道德观的现实力量，柳明还改变过去几乎所有关于单亲家庭不幸子女这一单一的题目。单亲家庭的子女，由于心理与性格的畸形发展，而导致残酷地报复生活，也彻底毁灭自己的现象，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真实。倘若教育得当，变不健全为健全，单亲家庭的子女更能在逆境中奋起，更能发掘与确认自身的价值，更能承担起良知与道德的责任，直至树立起新型的生命文化观念（如对离异父母的可理解性及对双方采取对等的关系）。黯淡的背景下，可以生长出更为明丽耀眼的花朵（《我的日子——单亲家庭里的子女说》）。

文明不只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由于基础、支点、主客观条件不一样，文明的程度与文明的表现方式也绝不会千篇一律。

爱、眷恋、情感的坚韧纽带是协调、和谐与默契。婚姻的稳定性在于首先提高婚姻的质量。

面临崩溃，自不必去维系，裂痕扩大到彻底伤害了双方的感情，以致不能修复，也不必强制凑合；倘若仅仅因职业、地位、个性及至外部表征等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局限，甚至一定程度的隔阂，仍可在共同完善双方感情机制的前提下求得共存，逐步创造出一种适合双方生存的境况。

因而，简单地主张打破与粉碎现有家庭的全部格局，是荒谬的，也是不现实的。柳明在呼唤文明离异的同时，也进行了爱情、婚姻、家庭的美、质与层次的区别。可见，柳明的伦理道德观，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是超越的，更是严



肃的。这也就是生活中柳明的自我。

人生价值的追求、创造与实现，及其内在的自我建设与完善，是当代女性解放的中心问题。柳明更将它置于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特殊背景下，寻找女性新的失落与新的依托。

处于变动期的年轻女性，多数都有一种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骚动不安与亢奋的情绪。她们翘望迅速告别传统的生活模式，改善现有的生存状况，渴望获得独立的人格价值，但由于心理、生理、阅历、经验、智商等诸方面准备的不足，同时对必须经受的新的人生磨难和痛苦又缺乏足够的抗衡勇气，以至于来不及甚而没有任何建树，就付出了无法挽回的心灵的和纯真的代价。

专门收容犯有性罪错的年轻女性的广州沉香岛，女性的存在本性是以最为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女性的青春、姿色、肉体是换取金钱与物质的商品。女人沦为比单纯生殖机器更为恐怖的淫欲工具。柳明多次踏足沉香岛，她不是以作家旁观者的冷峻眼光，更无半点猎奇，而是以母亲的爱心与这些失足者探讨失去的和不该失去的，寻回年轻灵魂和年轻胴体的人性善与人性美。在这里，失足的少女们将柳明视为知己，她们失去的良知与责任终将回复，破损的心灵与肉体终将治愈。在“沉香岛”总题下的《沉思》、《金色的魔鬼》、《低层次》几篇既有文学的感染力又富科学的论证，因而有着较强的说服力，读后，无论作为父母或师长，都不能不进行深思。

对另一类踏入高墙的年轻女性，缘起爱情而萌生的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良知，她又给予大力肯定。从来，当丑向美转化的时候，人们都不会拒绝，而会给予满腔热情的关注

（《也是一朵花》）。

柳明的报告文学中，有一篇涉猎鲜为人知的未婚年轻妈妈的严峻事实（《第一滴母亲的泪》）。柳明的原意主要不是探讨、评判这类社会现象的“是”与“非”。就某个具体的对象而言，定夺是否真正“爱情”的结晶，显然是更困难的。但是，从未婚年轻妈妈痛楚或幸运的事实中，找出性爱的吸引与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性爱的区别，则是可能的。对于男女任何一方的不负责任，柳明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愤怒；对于造成后果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柳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虽然，柳明将同情心偏向于失去法律保障的未婚年轻妈妈，但并非一般性地赞成未婚妈妈的降生。她更强调女性的自重自爱、责任和道义。

柳明的纪实文学还触及了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外地女工大量涌入广东之后的命运（《凤栖何方——广东外地女工生活纪实》）。事件的中心环节依然是婚姻的选择与选择过程中面临的竞争。而题目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伦理的范畴。历史将会给予八十年代“百万大军下珠江”的人口大迁徙现象以公正的肯定的评价。而这些从劳动力到身心都获得一定程度解放的新的女性，将带着开放的经济和观念，去影响去辐射内地千千万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贫穷向往富有，低层向往高层，封闭向往开阔，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共同归宿。

女性在通过社会革命取得相对意义上的人身自由之后，下一个目标是较为彻底地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依附地位，最终达到人格的独立，人的自我价值的创造。

柳明的另两篇中篇纪实文学《南国佳人》和《清凉地》，展示的是今日南国女性两种绝然不同的生活。在《南国佳人》中，她们一个个，无论身为厂长经理老板或研究生、机关干部，无论在商品经济活动中或是日常生活中，都既富生命的创造性，又有着丰富的、高格调的精神追求与美的追求。这是今日南国生活的折光，寄托着作家的理想，也反映了现实的不可逆转的催生力量。而《清凉地》中的老中青三代尼姑今日的生活，作者又从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多视角进行了剖析，让人看到，这些遁入空门的女性从另一面所反映出的今天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灵轨迹。

在广东女作家中，柳明无疑是有才气的一个。在广东纪实文学作家中，柳明也是较具鲜明艺术个性的一个。

她有良好的悟性。许多貌似普通的生活现象，一经她感应、点化，总能深掘其中理性和哲理的思考。

她也十分细腻。熟悉柳明的人知道，生活中的柳明，可是大大咧咧、不拘一格的人。但在艺术感受方面，却格外敏感。尤其在不幸女性的心理把握方面，表现出色。

动情、真挚，也是柳明的特点。无论是写女性的磨难、沦落，还是抗争、奋发，都感情饱满、毫不松弛地张开着情绪的节奏。

女性解放与走向文明的主题，柳明还可以在综合考察与深度揭示上，作出新的贡献。从而增强这类题材纪实文学的思辨色彩和社会学价值。

1989年6月18日于广州东山湖畔

# 目 录

## 女性磨难的纪实与沉想

——纪实文学《南国女性》序……………谢望新（ 1 ）

## 凤栖何方

——广东外省女工生活纪实……………（ 1 ）

南国佳人……………（ 37 ）

## 清凉地

——今日尼姑一二三……………（ 102 ）

别有一难在人间……………（ 153 ）

一个女人给一个女人的信……………（ 176 ）

外切圆……………（ 204 ）

## 我的日子

——单亲家庭里的子女说……………（ 224 ）

## 也是一朵花

——高墙里的恋情……………（ 250 ）

## 第一滴母亲的泪

沉香岛上……………（ 302 ）

金色的魔鬼……………（ 337 ）

低层次……………（ 348 ）

后记……………（ 361 ）

## 凤栖何方

### ——广东外省女工生活纪实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乐府《琴歌》

向南，向南，向南，火车、汽车、飞机，载着一大批一大批女人们，日夜兼程，向南，向南，越过黄河，越过长江，故乡一步步远了，更远了，最后来到珠江河畔。“南大门”的轻工工厂，为女劳力提供一个施展的天地；这里，已成为以女劳力为主的劳务大市场。外地的、外省的大姐小姐们从零星奔来，到被家乡有计划地“投放”到这块土地上已整八个年头。如今，在东莞市和保安县，随便哪个小镇或近公路的农村，常会看到三三五五操着乡音，妆扮正向港澳靠拢的姑娘，或徘徊服装摊档，或出入商店酒楼。

她们绝大多数来自穷乡僻壤，她们也很坦率，“就是为了

挣钱来的”。

四乡八方的姑娘汇集到南国这块土地上，若把她们的足迹联起来，颇象一把巨大的扇子，以南国这一点为枢纽，180°展开，几乎铺遍祖国的大陆。

她们长大着，获取着。她们衰老着，失去着。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梦和这块开放的土地联在一起，她们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和这片土地密不可分。她们生活在这里，却不知将栖在何方？！

## 婚姻市场的竞胜者

人类自身的生产，“性别”倒是“有计划按比例”的，中国外国，谁听过哪朝哪代剩下多少男人或女人“留种”呢？除战祸使男人大量丧生，才会多出大批可怜兮兮的女人没归宿。冥冥中真是万能的上帝对人类的赐福吧！也许因为，当初它造了一个亚当又造了一个夏娃，难改初衷了。然而，人类在追求物质和享受的文明中，常又会失去这份固有的福气。

据东莞市劳动服务公司陈经理介绍，东莞市这几年已吸引来除西藏、青海、台湾三省的全国25个省，3个直辖市共500多个县的40万外来劳动者，再加保安和三角洲其他市县，总数已逾百万。这种现象，有人戏称为：八十年代“百万大军下珠江”。因其中80%以上为十七八岁——二十三岁的女性，估计已近百万，这就严重改变了性比例。据一份调查统计，男女比例，保安县为1:14；东莞市虎门镇为1:8，东莞市虎门龙眼管理区为1:6。这个比例所形成的外地女

“冲击波”，固然冲击着生产与消费市场，但就程度严重意义深远，首先冲击的是这里的婚姻市场。

外来女冷不防打乱了这里传统的婚姻秩序，搅起矛盾，掀起狂澜，层叠陈杂，交错绕缠，剪不断，理还乱，使这里的婚姻市场出现了空前微妙而复杂的竞争局面。因为在女性范围内进行，它虽无情以至残酷，但又有情而意绵绵。

A 龙眼制衣厂女老板何太，很随便地打量着站在她面前的小丫头。

1985年2月一个挺冷的日子，小丫头脑后梳两条短辮，一排齐整的刘海拘谨地贴在额头上，上身一件嫌小的蓝的卡“红卫”装，紧包着大红绒衣。下身的黑布裤子裤脚短短地吊着。细细的脚腕插在一双自做的黑布鞋里。她身后走来走去的是披肩发、蝙蝠衫、健美裤、钉跟鞋的身影。鲜明的对照，使她显得瘦小、土气、可怜，望着她让人感觉时光起码退回20年。可她有张红扑扑圆鼓鼓充满活力的脸蛋，一双正视何太时不慌不乱、不卑不亢的大眼睛。

精明老练的何太已经感觉到小丫头的勇气和灵气，她想起介绍人的话，“她呀，原本考上了中专，不上中专可直升高中，能写能算能说能干，只因下边有5个弟弟，她老大，愿出来帮爹妈……”

何太看着小刘，蓦然想起40年前，她也是这么矮小土气，随介绍人从三角洲乡下到香港学车衣服。后来，当她显出“气候”，她的老板对她说，看你刚来时那不慌不乱不卑不亢的眼神，透着勇敢和聪明，我断定日后你是个“烈（意极

能干)女。”一种恻隐之心，使何太希望这小丫头也是只“丑小鸭”。

刘爱珠太矮，上身短，坐在椅子上，双手费劲儿地够着在衣车台上干活。她就到建筑工地找来一块厚木板垫在屁股底下。

半天工夫小刘就迷上了衣车，中午半小时吃饭，她洗过饭盆坐到衣车前，总共才用去15分钟。晚上下工，已近9点，还舍不得走。夜里常常莫名地兴奋睡不着，索性想衣车上的活计，心里两只无形的手把布料这样那样摆弄，让它们一片接一片转来转去。次日依法一干，效率真高。这刺激她更留恋衣车。

进厂头三个月，小刘刷新建厂后的纪录。二月，留给她只有8天，8天她拿了26.8元工资。按规定，头个月做足了只领50元。第二月，她拿到114元。按规定，做足了领60元。第三个月，小刘拿到130元。按规定，做足了领70元。这3组对比的数字使何太惊喜。她绝不怕工人拿钱多，工人拿得多她才赚得多。

这年刘爱珠17岁。

小刘身上也像装了部发动机，坐下来，随着衣车电钮打开，身上发动机的电钮也打开，因为排料科学，一片嗒嗒响声中，一片料飞转，成品便水一样流到货箱里，她心里笑着，脸现红晕，眼闪霞光，从进厂第三个月起，她月月超额，月月工资超平均的一倍。

负责她那片的管理是一位香港老师傅，对小刘的聪明刻苦能干她全清楚。除她，厂里还有一个人也清楚，他是保



管，本地的后生仔小张，他总是用钦羨的口气说她：“没的谈！烈赛！”

日子就像嗒嗒的电动衣车不停转动，眨眼到了转年八月。这天没电。凡没电便是厂休。

保管小张去虎门镇，来到公路边，看到刘爱珠撑把花伞等车。平时在车间，他和她除了领料收活，很少交谈。外资工厂不像我们“何爷”开的，三五投机者，可以关了电钮，凑在一堆胡吹海聊。外资厂不允许，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聊几分钟罚多少钱，何况，小刘又腼腆，上班极少和谁谈话。张保管虽早想和她聊聊，固然缺乏社交经验，实在也不敢。现在机会难得……可打招呼后说什么呢？他动着脑筋，犹豫着。随着一身大汗渗出体外，心似豁然，冲口喊出她的名字：

“刘爱珠！”

小刘转过身。

她长大了！两条小辫儿变成一条大马尾，自由自在地甩在脑后。一身价格不贵但合体的白纱裙，一双塑料白凉鞋，脸庞比刚来时略显消瘦，但眼神更明亮灵秀。

刘爱珠眨眨眼，微微一笑，虽觉他神情与往日不同，却也没往哪处去想，因为此时她正遐想着弟弟们在家的情景，也正享受着一种做姐姐的欣慰与欢愉，所以稍停片刻，问：“你也去虎门吗？”

“呵……是。”小张不知再说什么，便没话找着话，“我去买件衫”。其实他并非去买衫，他已忘了去干什么。倒是爱珠自由自在的模样，缓解了他紧张的神经，才想起该问“你去